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九十一
至九十三



13
849
163



門 3
849
163



開府元龜

李蔚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九

蠲復第三

唐德宗建中三年既誅李惟忠下詔易定深趙嘗冀
節度觀察管内百姓除本道所用外者給復三年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在奉天行宮受朝賀畢大赦
改元制其奉天昇爲赤縣仍給復五年在縣城內者

給復十年六月癸丑詔改梁州爲興元府百姓給復一年已巳詔曰朕巡狩于南自春涉夏師旅殷會日費斯廣州間杼軸歲計其空東作妨時西成罕望雖僂俛從事人不告勞而愧悼積衷予實知咎昨者減其租稅優以復除庶乎有瘳汔用小息洎駕言旋軫躬履畏途絕碛縈迴危棧綿亘時經途潦道路阻修工徒造舟縣人葺路長幼耄耄莫獲寧居而又齋糗糧共備頓舍涉于千里犒我六師居人露處而罔息宿麥過時而不獲觀此妨奪彌增感傷前所蠲除未足酬卹式敷惠澤以艾大勞其興元府除先減放

秋稅給復外更給復一年洋州除放秋稅外給復一年鳳州全放今年秋稅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詔鳳翔府管內今年秋稅及去年已前逋欠並宜放免辛卯大赦制京兆府百姓普恩外給復一年

貞元元年八月李懷光平詔河中府及同絳百姓並經陷賊生業廢棄興言軫念良用憫然宜各給復一年

二年四月李希烈平詔淮西百姓等久經淪陷兼被傷夷想茲凋殘實足哀愍除供當道軍用之外宜給復二年將士之中不樂在軍願歸農桑者委節度使

刺史量給逃戶死戶田宅并借貸種糧優復終身使之存濟

三年十二月庚辰臘嘗畋於新店幸野人趙光奇家問曰百姓樂乎對曰不樂帝曰仍歲頗稔何不樂乎對曰蓋由陛下詔令不信於人所以然也前詔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理而誅求者殆過之後又云和糴於百姓曾不識一錢而強取之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至於京西行營動過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奉役不能支也百姓愁苦如此何有於樂乎雖頗降優卹之詔而有司多不奉之亦恐陛下身

在九重未之知也帝感異之因詔復除其家

四年正月一日大赦百姓逋欠一切放免九月詔曰興至化者務積於人故欲薄歛長國家者以義爲利故使以時朕撫臨區夏宵旰忘勞苟可以助化濟人嘗思大小皆益近以中夏甫寧頗勤經費遂收諸道停減將士糧料用叶權宜言念疲疇重茲供億其貞元四年已徵到及在路者卽依前送其在百姓腹內者並放免五年已後每年合收一百萬八十八貫石亦宜放免委本道觀察使各具當管州所放聞奏并曉示百姓初建中末國家多難諸道咸加詔將士赴

國難兩稅外別徵資糧以給之及復京師悉罷歸農去歲宰相李泌請自貞元二年已後追收其資費納於戶部謂之諸道減將士錢乃遣度支員外郎元友直巡州府搜索之既而稅輸錢米百餘萬人力殫竭殆不堪命使臣多懇訴帝濡然而悟特詔免之自是東南之甯復安其業

六年閏四月旱詔京兆府諸縣田合徵夏稅者除水利地外一切放免其廻種秋苗者亦不在收稅限

八年秋八月江淮荆湘陳宋至於河朔連有水災十一月詔曰惠下恤人先王之政典視年制用有國之

嘗規故有出公粟以振困窮施歲征以寬物力乃者諸道水災臨遣宣撫省覽條奏載懷憫惻其州縣府田苗損五六者免今年稅之半七分已上者皆免委度支條以聞奏朕撫臨億兆思致和平理化未臻良增愧畏

十二年十月詔京兆府所奏奉先等八縣旱損秋苗一萬頃計予三萬六千二百石青苗錢一萬八千二百貫比緣春夏少雨秋稼或傷頃畝雖損非多黎庶猶慮艱食况畿甸之內供應實煩須有優矜以寬疲瘵其所奏損特宜放免先是州府奏水旱損苗別差

官檢覆多有異同之議又追集人戶煩擾州府至是帝知其弊故特允其奏朝野歡慶

十四年正月詔曰朕臨御兆人爲之父母思底于道俾安其生然則邦計不可不供封陲且以集事而累經水旱或有流庸積成逋懸寢以凋瘵每念於此惕然疚懷中霄已興思極其弊將以憫其疾苦致於康寧豈可更擾疲人尙爲徵歛宜弘善貸以惠困窮其諸道州府應欠負貞元八年九年十年兩稅及榷酒錢總五百六十萬七千餘貫在百姓腹內一切並免如已徵得在官者宜令所司具條疏聞奏於戲天生

蒸人君爲司牧百姓不足過實在予永思其艱載用祇畏宣示中外令知朕懷輿議以所欠錢物等多是浮於編氓腹中各已逃移年月且久縱令所司徵納亦無從而致雖有此詔亦無益於百姓矣

十八年二月免京兆府逋稅二萬二千貫七月蔡申光三州言春大水夏大旱詔其當道兩稅除當軍將士春冬衣賜及支用外各供上都錢物已徵及在百姓腹內量放二年

二十年二月詔曰去夏迄秋頗愆時雨京畿諸縣稼穡不登朕用軫慮愧爲其父母今宿麥未收其逋租

宿貸六十五萬貫石宜蠲除之禮化之本繫乎京師
副朕憂人屬於長吏宜勉務農桑各安生業以諭朕
懷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卽位二月甲子大
赦天下衆百姓應欠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三十日已
前榷酒及兩稅錢物諸色逋懸一物已上一切放免
京畿諸縣應今年秋夏青苗錢並宜放免

六月丙申詔曰朕若臨寰海子育兆人思欲阜其財
求俾遂生殖然後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興康讓
之風洽和平之理而比聞官司之內尙有逋懸每念

黎蒸用深憂軫永言勤恤宜有蠲除其莊宅使從興
元元年至貞元二十年十月三十日已前畿內及諸
州府莊宅店舖車坊園磴零地等所有百姓及諸色
人應欠租課斛斗見錢繩絲草等共五十二萬餘並
放免朕方與人休息致之富壽物有不得其所事有
可利於人寤寐求思予無所愛宜加曉示令悉朕懷
憲宗永貞二年正月卽位其月丁卯詔京畿諸縣今
年青苗錢及榷酒錢並宜放免地稅率與每斛糧放
二升江淮荆襄等十州管內水旱所損四十七州減
放米六十萬石秋稅錢六十萬貫

元和元年九月西川平十月詔西川百姓等久陷克
逆不免傷殘其兩稅錢等委本道觀察使量與矜減
其東川州縣及山南西道當克徒焚剔之後王師攻
取之辰發輓饋軍繕完補缺一日之費豈止千金三
軍所資盡出百姓永惟勞弊朕所軫懷其東川和元
二年上供錢物並放留州留使錢委觀察使量事矜
減仍具數奏聞山南西道元和二年上供錢量放一
半

二年正月辛卯有事於南郊還御丹鳳樓大赦天下
制天下應有逋欠在百姓腹內者及京畿今年夏青
苗錢並放免淮南江南去年已來水旱疾疫其租稅
節級蠲放

是月又詔曰令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
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爲令二
月壬申制以折江西道水旱相乘蠲放去年兩稅上
供三十四萬餘貫

四月戊午朔庚申制以劍南西川所管新羅兵革蠲
放去年兩稅權酒上供錢五十六萬餘貫今年者免
其半七月辛卯蠲劍西南川嘗賦錢米貫石七十餘
萬以經劉闢亂故也

十月潤州將張子良等既擒逆賊李錡制曰每念疲
昨久罹虐政而又迫于逆命驅以饋軍攫歛則灌以
漏卮傷殘則烈於猛火永言於此如納諸隍宜申蠲
貸之恩冀息歌吟之苦其潤州今年秋稅未徵納者
一切放免其管內諸州如李錡作亂之後橫加徵剝
委元素審加勘責具色目聞奏其權酒錢亦宜處置
聞奏
四年正月詔元和三年諸道應遭水旱所損州府合
放兩稅錢米等損四分以下者宜准此處分損四分
已上者並准元和元年六月十八日敕文放免

六年二月甲午勅泗州二年水旱所損不虛其欠元
和五年錢四千六百四十貫米三千一百石等宜並
放免

四月丁亥浙江東道觀察使李遜奏當道台明溫婺
四州貞元五年准詔權加官健一千五十八人今請
停罷歸農其衣糧稅外所徵錢米並請蠲放從之又
免鄂岳道逃戶錢十三萬五千貫

十月戊寅制曰朕聞王者之牧黎元也愛之如子視
之如傷苟或風雨不時稼穡不稔則必除煩就簡借
力重勞以畜便安以阜生業况邦畿之內百役所叢

雖勤郵之令亟行而供億之制猶廣重以經夏炎暵
自秋霖霪南畝虧播植之功西成失豐登之望內乏
口食外牽王徃豈惟轉徙之虞慮有餒殍之患斯蓋
理道猶鬱和氣未通永言于茲良所咎歎宜加惠貸
式示誠懷比者每令折糴本以便人爲意今田穀所
收其數旣少必恐徵納之後種食不充其京兆府宜
放今年所配折糴粟二十五萬石如百姓有粟情願
折納卽於時價外特加優饒與納仍令當處收貯委
度支逐便支用今春貸百姓義倉斛斛屬歲旱歉須
議優矜宜令所司容至豐收日徵填京兆府從元和

五年已前諸縣租稅有逋懸錢在百姓腹內者放免
其百姓職田數額甚廣近緣水潦道路不通計搬運
腳價所費猶倍務令寬濟使其安存其破損外職田
粟宜令逐近貯納仍委度支隨便支用其職田粟送
城腳價亦宜放免百官今年本分職田粟據損數外
宜令於太倉請受其草及水田租旣緣城中無可廻
給卽宜據損數外准舊例令今年畿內田苗應水旱
損處無聞至今檢覆未定又屬霖雨所損轉多有妨
農收慮致勞擾其諸縣勘覆有未畢處宜令所司據
元訴狀便與破損不必更令檢覆其未經申訴者亦

宜與類例處分朕以為理之本在乎安人咨爾尹京
宰邑之臣實惟親人阜俗之寄必當詢其疾苦奉職
詔條恤隱為心無怠於事罔或徇利以刻下吐剛而
茹柔使閭井或安惇婺復濟各免忠效宜悉朕懷
閏十二月乙巳勅畿內百姓頃以秋稼早損農收不
登言念疲黎每務矜恤乃者詔命既下各已加恩如
聞村閭之間尚慮乏食更宜優貸以惠吾人其粟及
大豆除已徵納外見在百姓腹內者宜令全放青苗
錢欠在百姓腹內者量放一半

七年二月庚寅制元和六年諸色稅草并職田草共

一百一十五萬束並宜放免又有嘗賦錢穀蠲放之
餘貧弊者多慮難輸入欲令寬恤須有優矜其京兆
府欠去年兩稅青苗等錢二萬一千八百貫欠秋稅
雜斛斛及職田粟五萬三千三百石並宜放免元和
六年春賑貸京畿百姓義倉粟二十四萬石亦宜放
免
九年二月詔應京畿百姓所欠元和八年秋稅斛斛
青苗錢稅草等在百姓腹內者並宜放免
五月癸酉以京畿旱免今年夏稅大麥雜菽合十三
萬石並隨地青苗錢五萬貫

十年十月戊申罷四道兩稅

十一年四月己未制曰疆理宇內必先於京師惠綏四方亦始於中國蓋以千里之壤百役是資俾其不足吾孰與足頃自春及夏時澤未降恐失順成之道或生歉儉之災是以仰瞻昭回俯察田畝喜獲朝濟之潤方寬夕惕之憂思遂康寧盡蠲逋負其京畿百姓所有積欠元和九年十年兩稅及青苗并折糴折納斛計及稅草等除在官典所由腹內者並宜放免七月丙戌以淮西四面諸州隣賊乏食蠲放夏稅錢未有差

十二年七月甲子勅准西四面州縣夏稅並宜免放九月丁未詔免淮西四面之州秋稅

十月己卯准西平甲申詔准西百姓給復二年仍委州縣長吏設法安撫

十三年正月一日敕書其度支元和二年已前諸道借便及縣欠錢物斛計雜物當四百八十餘萬貫石端匹枚具斤兩等並放監鐵戶部諸監院應有欠負亦陳理減放

十四年五月乙酉勅京畿之內供億所叢雖年穀比登而人食尚寡俾其存濟實在優矜其京兆府及諸

縣今年夏悅大麥等共九萬四千六百九十四石並
宜放免

七月己丑帝御宣政殿冊尊號禮畢大赦天下京畿
今年秋稅青苗及權酒錢每貫量放四百文從元和
五年至十年已前諸縣百姓欠負錢物斛斗等委京
兆府疎理減放淮南浙江東道宣歙江南西道湖南
福建山南東道荆南等九道今年秋稅錢合上供者
每貫量與減放度支鐵監戶部應有逋懸並委本司
疎理具可放數聞奏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二月丁丑御丹鳳樓
降赦詔度支諸州府監院從貞元八年已後至元和
十年已前共計欠錢一百一萬五千九百餘貫鹽錢
使諸監院應欠元和十三年已前錢物除准前制疎
理外共計一百八萬八千六百餘貫石等戶部諸州
府從建中三年已後至元和十三年已前應欠在州
貧窮并遭水旱逃亡百姓腹內兼連接淮西河南賊
界并燒劫散失及賑貸百姓錢物五十萬九百餘貫
石等京兆府從元和五年已後至十三年已前應欠
諸色錢物共四十一萬九千六百餘貫石東等州府
監院百姓欠負但在官典所由腹內者一切放免內

外百官食利錢一倍至五倍已上節級放免
四月勅京畿二十有二縣欠元和十四年京百司職
田二十二萬九千一石束貫等京畿百姓聞甚艱貧
頃差搬運軍糧今又修營陵寢雖應緣驅役皆給價
錢而屢有牽召頗妨農畝豈可更徵懸欠重使憂愁
其所欠並宜蠲免其合受納所欠職田或見在官班
各請厚俸或近終考秩稍有餘資宜體朕懷以寬人
力

六月京兆府上言興平醴泉縣雹傷夏苗請免其租
入九月宋州奏雨水敗田稼六千頃請免今年租入

並從之

長慶元年正月辛丑郊禋禮畢大赦天下制度支鹽
鐵戶部三司官吏所由欠負元和十三年已前諸色
錢物斛斗委本司盡勘責如是入已侵欺卽准條處
分如緣欠折攤役元保外無可納者宜並與疎理諸
軍諸使亦准此處分兩稅外不得別有科率
四月己丑河南尹韋貫之請以去年夏末至今年夏
初供館驛外殘錢一萬三千五百八十貫草九萬五
百八十束代百姓填元和十一年至十五年逋欠及
今年夏稅從之

七月巳酉冊尊號禮畢大赦制京畿諸縣及度支鹽鐵戶部欠負各疎理放免有差

二年八月旣誅李介汴州平下詔其三州界內有兵馬所到縣百姓或被驚擾處宜於今年稅內三分量放一分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卽位三月詔京畿諸縣應今年夏青苗錢並宜放免秋青苗錢並河南府夏青苗錢每貫放三百文其京兆府除所放青苗錢外更放錢五萬貫斛斗五萬石河南府除所放青苗錢外亦更量放一萬貫斛斗二萬石

文宗太和元年春正月卽位勅制京兆府今年夏稅青苗量放一半

八月詔三原縣百姓今年秋青苗錢並放免高陵縣量放一半

二年十一月以棣州平詔應在境內百姓宜復一半三年十一月庚子京兆上言奉先富平美原雲陽華原三原同官渭南等八縣旱雹損田稼二千三百四十頃有詔蠲免

四年十二月京畿及河南江南荆襄鄂岳湖南大水害田稼官出米賑給蠲免其田稼官租

五年十月丁卯京兆府上官奉先渭南縣今年夏風電暴雨害田稼至是請蠲免其租可之壬午度支奏據屯田郎中唐扶鄧州內鄉行市黃潤兩場倉督鄧琬等先王掌貞元二年湖南江南運到糙米至浙江於荒野中權造囤盛貯差鄧琬等交領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石多年稟爛已成灰塵准度支牒徵原王掌所由從貞元二十年已後所由鄧琬父子兄弟至玄孫相承禁繫經今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追孫及玄孫等四人見枷禁奉勅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至多其鄧琬四人資產全以賣納繫禁動經

三代死於獄中實傷和氣其鄧晟等四人勒責保放出仍委兩使都勘天下州府監院更有此類但禁經三年已上者一切與疎理各具事由聞奏七年正月詔京兆府太和六年青苗權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放免京兆河中同華陝虢晉絳等州府自太和六年秋稅已前諸色逋懸在百姓腹內悉放免八年二月庚寅詔爲政之要必在去煩厚下之恩莫先已責應度支戶部鹽鐵積欠錢物或因繫多年資產已盡或本身淪歿展轉攤徵簿書之中虛有名數圖圖之下嘗積滯寃言念于斯所當矜恤其度支

戶部鹽鐵應有懸欠委本司具可徵放數條以聞奏不得容有姦濫京畿諸司使食利錢已納利計五倍已上者本利並放免其有攤徵保人納利計兩倍已上者其本利亦並放免

九月丁卯詔淮江浙西等道仍歲水潦其田苗全損處全放其年青苗錢餘亦量議蠲減

開成元年正月一日御宣政殿朝賀禮畢詔其戶部度支鹽鐵應有諸色欠負太和五年已前者並放免京畿百姓兩稅已降凡一歲之內徵取者并百官職田並全免一年河中同州絳州去年旱歉賦歛不登

宜持放免開成元年夏青苗錢

四月詔曰遠人征賦每歲徵輸言念辛苦暫爲蠲免其安南今年秋稅悉宜放免委都護田早集百姓曉示恐軍用闕絕宜賜錢二萬貫以嶺南觀察使合送兩稅供錢充

二年三月壬申詔揚州楚州浙西管内諸郡如聞去年稍旱人罹其災豈可重困黎元更加誅歛爰布蠲除之令用叶極物之情宜委本道觀察使於兩稅戶內不支濟者量議矜減今年夏稅錢每貫作分數蠲放分折速奏仍於上供及畱州使額內相均落下務

令蘇息

十月河南府上言今秋諸縣旱損并雹降傷稼請蠲賦稅從之

十一月甲戌戶部侍郎李班奏廬州舒縣太平鄉百姓徐行周叔姪兄弟五代同居請免其同籍戶稅從之

十一月宣歙觀察使崔郾奏溧陽縣百姓陳班請蠲復賦稅從之

三年正月詔淄青兗海鄆曹濮去秋蝗虫害物偏甚其三道有去年上供錢及斛斗在百姓腹內者並宜

放免今年夏稅上供錢及斛斗亦宜全放

六月諸道征鎮各奏准詔停進奉以放貧下戶租稅十一月以妖星見降詔京畿之內百役繁興欲其阜安切在援卹其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勅賑貸諸縣百姓糧種粟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石如聞數內半是義倉斛斗此乃救災之備豐年自合收填其餘有戶部管係者並且停徵以候來歲畿內諸縣應有開成元年已前諸色逋欠並宜放免仍委度支與府司同檢勘聞奏如是官吏破用不在此限

武宗會昌六年二月壬申朔癸酉制天下州府耄老

俾獨及殘窮困交不存濟戶今年夏稅並放免
 懿宗咸通二年二月鄭滑節度使李福奏屬郡潁州
 去年夏大水雨泥丘汝陰潁上等縣平地水深一丈
 田稼屋宇淹沒皆盡乞蠲租稅從之
 四年七月詔安南管內被蠻賊驅劫處本戶兩稅丁
 錢等量放二年候收復後別有指揮
 僖宗廣明元年五月乙卯詔自廣明已前諸色稅賦
 宜令十分減四分其河中府太原府遭賊掠處亦宜
 准此

哀帝天祐元年八月卽位二年四月德音修奉園陵
 役費夫匠車牛宜令錄奏優復一年

梁末帝貞明六年四月己亥詔曰王者愛育萬方慈
 養百姓恨不驅之以仁壽撫之以淳和而炎黃有戰
 伐之師堯舜有干戈之用諒不獲已其猶病諸然則
 去害除妖興兵動衆殺黑龍而濟中土刑白馬而誓
 諸侯終能永逸暫勞以至同文其軌古今無異方册
 具存朕以眇末之身託億兆之上四海未艾八年于
 茲業業兢兢日慎一日雖踰山越海肅慎方來而召
 雨徵風重尤尙在顧茲殘孽勞我大邦將士久於戰
 征黎庶疲於力役木牛暫息則師人有不爨之憂流

馬盡行則丁壯有無聊之苦况青春告謝朱夏已臨
 妨我農時迫我戎事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覃在宥
 之恩稍示殷憂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實煩不有蠲除
 何使存濟除兩京已放免外應宋毫輝潁鄆齊棗滑
 鄭濮沂密青登萊淄陳許均房襄鄧泌隨陝華雍晉
 絳懷汝商等三十二州應欠貞明四年已前夏秋兩
 稅并鄆齊滑濮襄晉輝等七州兼欠貞明四年已前
 營田課利物色等並委租庸使逐州據其名額外數
 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徵督下民致恩澤
 不及於鄉閭租稅虛損於帳籍其有衷私違年債負

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
 兗州墻內自張守進違背朝廷結連蕃寇久勞攻討
 頗困生靈言念傷殘尋加給復

龍德元年五月丙戌詔應欠貞明三年四年諸色殘

欠五年六年夏秋殘稅並放

七月以陳州平

先是州刺史惠王友能叛命張傑漢討之

勅開封府太康

襄邑雍丘三縣遭陳州賊軍奔衝其夏稅只據見苗
 輸納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卽位詔應諸道管內有高
 年踰百歲者便與給復永俾除各自八十九十者與

免一于役州縣不得差徭其雲應邊陲山北八軍易定幽燕邊陲諸縣自鮮卑入寇仍歲纏災瞻波流人良堪興歎或乍來復業纔擬營農尙怯侵搔須加慰卹其稅率仍爲長吏量與矜減凡有痛毒孤貧惻婺鰥寡歷代皆缺於教化自古其切於軫傷免致喚咻遍加惠養應有欠負不繫公私若曾重重出利累經徵理填還不迨者並皆釋放

十月詔曰理國之道莫若安民勸課之規宜從簿賦庶遂息肩之願異諧鼓腹之謠應諸道戶口並宜罷其差役各務營農所係殘欠賦稅及諸務懸欠積年課利及公私債負等其汴州城內自收復日已前並不在徵理之限應天下諸道自壬午十二月已前並收其兵戈蹂躪之地水旱災沴之鄉苗稼不登征賦宜減應今年經電旱所損田苗處檢覆不虛據畝蠲蠲免兼北京及河北先爲妖祲未平配買征馬如有未請官本錢及買馬不迨者可並放免

二年二月詔曰水旱之鄉饑寒宜卹兵戈之地勞弊堪傷鄴都及河東久興師旅頗困生靈其近中州縣又輦運徭役無時暫息應北京以北諸州川界及至新州幽州鎮定管界契丹侵掠井邑凋殘兼遼州泌

州南界及安義北界澤州諸縣河陽向下至鄆濮齊
棣以來邊河州縣數年兵革至甚凋殘自北並宜倍
加撫安召令復業應人戶所輸稅租特與蠲減已從
別勅處分兼諸道州縣有經電水旱之處所損田苗
納稅不追懸欠處仰仔細檢詳如不虛妄特與蠲放
五月勅治國之由安民是本如聞今歲麥田雖繁而
結實不廣其四京諸道百姓於麥察地內種得秋苗
並不徵稅

十一月中書奏天下州府今秋多有水潦處百姓所
輸秋稅請特減以慰貧民勅俟來年蠲免

二年二月甲子朔詔曰間者以皇綱中墜國步多艱
率兵甲于兩河漲煙塵於千里憂勤二紀勞役萬端
矧乃東京國號大名雄稱全魏昔惟廣晉今實興唐
自朕南北舉軍高低叶力總六州之疆土供萬乘之
征租有飛芻輓粟之勞有浚壘深溝之役賦重而民
無嗟怨務繁而士竭忠勤致于掃盪氛霍平除僞逆
九廟復蒸嘗之薦兆人息塗炭之灾靜想寅緣深所
嘉歎昨者因追曩素載洽歌謠俱憲望幸之誠遂舉
省方之典爰臨管界洎至都城對父老之歡呼睠懷
斯契睹井田之凋廢臨馭增慙得不特降優恩俾蘇

舊地冀表寵綏之道免渝敦激之風應東京隨絲鹽錢每兩俱減放五十文逐年俵賣蠶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斛與減五十文樂鹽與減三十文其小菜豆稅每畝長與減放三升都城內店宅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原將所徵物色添助軍人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慢去處於見輪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貴與克本廻圖收市軍人衣賜其絲永與除放所有六街內空閒田地並許新歸業人戶逐便蓋舍居住與免差徭如是本主未來一任坊隣收佃庶令康泰俾表優恩

三月車駕自鄴幸澶州辛亥次於德勝鎮頓丘縣人王遇等一百五十人遮道訴曰臣等墳墓田園陛下數年列柵在內桑棗爲寨木田園成溝壘十年在外去歲方歸帝憫然許復一年

四年正月壬戌制應同光三年經水災處有不追及逃移人戶差科夏秋兩稅及諸折配委官吏切加點檢並與放免仍一年內不得雜差遣壬午年已前百姓所欠秋夏殘稅及諸色課利錢物先有勅文悉已放免近聞或不遵守依前却有徵收仰下租庸司及諸道州府切准前勅處分其同光元年當戰伐之後

是平盪之初人戶流離多未復業固於租賦須議矜
蠲其諸色殘欠差稅及不追係官課利並與放免三
蜀管內百姓除秋夏兩稅及三司舊額錢物斛斗並
繼岌崇韜申奏減落徵收外所有無名配卒急徵橫
歛害害生靈者更委本道新除節度使已後於管內一
一檢勘細具聞奏當與放免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一十

蠲復第四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卽位下制曰昨自魏汴至
京大軍所歷戎馬騰踐麥苗下本州使簡量據所傷
踐與蠲地稅諸色殘稅自今年四月一日已前並與
放免如已徵入州縣者卽據數納省若取官中廻圖

錢立契取私債未曾納本利者不在此限其餘並不徵理

十一月癸未鎮州并盧文進所率歸業戶口奉詔放租稅三年仍每口給糧五斗訖

二年十月戊戌詔曰諸道州府自同光三年已前所欠災秋夏稅租并主持務局敗闕課利并汾河舟船

折欠天成元年欠夏稅租並特與除放時安重誨既構非之思帝恩於衆以掩已過辛丑詔曰朕聞后來其蘇動必從於

人欲天監厥德靜且布於國恩近者言幸浚郊暫離離邑蓋逢歲稔共樂時康不謂姦臣遽彰逆狀為厲

之階既甚覆宗之禍自貽俾我生靈邁茲紛擾永言軫測無輟寐興宜覃雨露之恩式表雲雷之澤應沛

州城內百姓既經驚劫須議優饒宜放二年屋稅兼公私債負如是在城廻圖錢物及公私質庫除點簡

見在外實經兵士散計者不計年月遠近並宜蠲放應有年八十已上及家長有廢疾者宜免一丁差役

夫天災流行時雨愆亢既闕地分宜減國稅今歲岐華登萊自夏稍旱須加軫念以示優恩四州所管百

姓宜令長吏切加安卹其所旱損田苗宜令簡行詣實申奏與蠲減稅租仍不得輒有差徭科配

四年正月勅會計之司租賦爲本州縣之職徵科是嘗儻不切整齊必漸滋僥倖今聆舉奏果有逋懸非朝廷之立法不嚴蓋官吏之慢公頗甚緣當獻歲未欲加刑宜顯示於新條貴永除於積弊其天成元年應欠秋稅特與據數放免

三月勅王都負國命將除克攻伐之勞朕所嘗憫轍運之苦朕實備知近自收城方期罷役宜加矜卹徧示優饒其鄴都幽鎮滄邢易定等州管由百姓除正稅外免諸色差配庶令生聚並獲舒蘇

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畢詔天成四年十二月終已前諸道州府人戶應有殘欠稅物蠶鹽之乾權濕權既係積年之欠俄逢作解之恩並與放免諸州府營田戶部院應欠租課房店利潤逃移人戶死損牛畜或先遭剽劫及水滂處欠負斛斗無可徵填已收納到家產財物其餘所欠並與蠲除所在倉場積年損爛使臣盤覆欠折尤多其主持專知官等據通收到產業物色外亦與放免應諸道商稅課利撲斷錢額去處除納外年多蹙欠枷禁徵收既無抵當並可放免諸道採造材木欠數定州材木錢及閭鄉船務遭火所燒所司累行催促無可徵填亦與放免先南北面

軍前倉場主持損爛欠折及江河轉運拋失舟船并斛斗菱稈錢諸鉅欠少過軍准備糧草等據主持人見在家業並勒收納外除放所欠天成元年二年諸州舡納上供到庫秤盤積欠物色并曾遭兵火燒劫及耀州前後身死刺史界分欠省庫錢物却勒州司官吏陪填者並特放免天成二年終諸色人於西川省庫內借過錢并省司先差人收買羊馬欠折死損無可填還及天成二年終已前諸道銀銅鐵冶鉛錫水銀坑窟應欠課利兼木炭農具等場欠負亦與放免河陽管內人每畝上舊徵橋道錢五文今後並放

不徵諸道州府人戶每畝上元徵麩錢五文今特放二文祇徵三文

三年五月襄州奏水高二丈壞城欲盡乞蠲人戶麥稅從之

十月庚戌襄州奏漢江暴溢廬舍田稼並盡無可徵稅請特免從之

四年三月辛丑勅叛黨未平難輟轉輸之役流民旣復必資安集之謀朕應天順人端居靜治若涉大水如履薄冰翼翼乾乾懼不克荷所賴文武宣力天地降祥雨順風調政寬事簡雖四夷一主遠殊貞觀之

朝而斗粟十錢近比開元之代無何董璋構亂蜀郡
纏災萬方共樂於太平一境獨嗟於多事遂致數年
動衆千里勞民奔馳秦鳳之郊委頓岷峨之路蓋彼
樂禍非我願爲今則逆順分明車書混一陸梁之黨
已歸葭醢之刑渙汗之恩宜及瘡痍之俗示以歸還
之路慰其懷戀之誠應奏岐延涇寧慶邠同興元京
兆等州府所欠長興元年二年夏秋稅賦諸色錢物
及營田戶部庄宅務課利等物並放如開州使廉察
自前每降勅書稍闕除放頗淹行遣轉急徵催物已
輸官人方見勝厚利實歸於州縣鴻恩虛及於生靈

而况一戶逃移一村搔擾殘欠之物蓋藏於形氣腹
中披訴之詞指注於逃亡脚下朝廷比哀貧戶州縣
轉啟俸門欲峻條流宜先曉諭今後勅到晝時曉諭
所管仍勒要路粉壁曉示如勅未到時已徵到物色
據數附帳不得隱落如有人陳告以枉法贓論勅到
並須半月內施行除放訖奏聞

八月戊申受尊號畢大赦制長興三年正月一日已
前諸道兩稅殘欠物色並宜除放或有先曾經災沴
處逃戶却歸業者除見徵正稅外不得諸雜科徭應
係省司場稅倉庫今日已前諸色敗闕人等據其所

有錢物家業盡底收納已上所欠并敗闕人寺並放
九月勅曰朕自恭臨萬國惠撫兆民遵上古清淨之
規削近代繁苛之政兩稅之外別無徵歛之名八年
之間繼有豐穰之瑞覩流亡之漸復謂富庶之可期
爰自今秋偶憊時雨郡縣累陳於災沴關梁亦奏於
迯移良由朕刑政或差感通不至責躬罪已靡忘於
懷特議優矜庶令安集據河中同華耀陝青齊淄絳
萊等州各申災旱損田處已令本道判官檢行不取
額定頃畝如保內人戶迯移不得均攤抵納本戶租
稅其稅于如闕本色許納諸雜斛斗葛黍元每斗折

粟八升今許納本色稗子特與免稅前件遭旱州府
據檢到見苗仍恐輸官不迨今祇徵一半稅物仍許
於便近州府送納其餘一半放至來年其迯移戶田
產仰村鄰看守不得殘毀必在方岳群后州縣庶官
各體憂勤共相勉勵明詳獄訟恭守詔條上答天災
必思於戒懼下除民瘼必務於撫綏當共卹於疲羸
勿自安於逸樂

未帝清泰元年四月詔蠲放長興四年十二月已前
天下所欠殘稅

七月庚午詔曰朕嘗領藩條屢親政事每於求理務

在郵民况今子育萬方君臨四海日慎一日思漸致於小康雖休勿休真終成於大化得不察生靈之疾苦知稼穡之艱難俾蠲積弊之原庶廣惟新之澤省三司使奏自長興元年至四年十二月已前諸道及戶部營田逋租三十八萬八千六百七十二端匹束貫斤量或頻經水旱或併值轉輸悉至困窮蹙成逋欠加以連年災沴比戶流亡殘租空係於簿書計數莫資於經費蓋州縣不公之吏鄉閭無識之夫乘便欺官多端隱稅三司使患其僥倖便欲推尋朕閱彼蒸黎慮成滄滯示體物憂民之旨徵條瑕盪垢之文

特議含容且期均濟應自長興四年已前三京諸道及營田委三司使各下諸州府縣除已納外並放應有逃戶除曾經釐革外所有後來逃移者委所在觀察司使刺史速下本部徧令招撫歸業除放八月後至五年八月並得歸業所有房親鄰近佃射桑田不得輒有占據如自越國程故不收認其所徵租稅却從清泰元年四月後委三司重行釐革別議施行舉賞罰之明條立徵催之年限不得更欠租稅致啟倖門勉懷成務之勤以副劇繁之選有要行事件三司畫一聞奏仍報中書門下不得漏落

十月癸未詔河中居民屋稅蠲除其半丙午又詔振武新州河東西北邊經契丹蹂踐處放免三年兩稅差配時契丹初退故也

十一月乙未蔚州言州界經契丹蹂踐處乞蠲除差稅從之丁未又詔曰朕猥將寡昧虔嗣宗祧草木虫魚思弘於覆育蠻夷戎狄固切於綏懷矐彼契丹孤我恩信忽驅族類擾亂邊陲殺害生靈窺窬保障唯貨財是視殘疾是行逞虐肆克莫甚於此人神之所共怒天地之所不容今則上將臨邊衆軍大集克日必成於盪定望風已報於奔逝雖料彼戎夷他日終

期於菹醢而顧予生一聚此時方抱於瘡痍或骨肉分離或丘園荒廢凝旒載想過在朕躬將却復於阜繁宜特行於卹隱應振武新州河東西北邊經蕃戎蹂踐處百姓兩稅差配今日後並放三年宜令逐處長史分明曉諭其入戶陷蕃者宜令設法招尋各令歸復稱朕意焉

二年七月滄州言續逃亡戶八百五十九詔魏府於稅率內蠲減旱故也

九月詔蠲除許州去年殘租

十月詔河中居民屋租蠲除其半

晉高祖以後唐末帝清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卽位制曰昨以寇戎久在郊境頗傷禾稼宜減賦租應近京畿五十里內委逐處令長檢覆當與免今秋稅租差科

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詔曰昨者舉義之地稱師之邦必蹂踐於川原要矜蠲於輿賦其河東管內諸縣稅租自今年秋及來年夏稅各與減放一半警蹕經過之地望幸雖榮蕃漢雜處之兵禁暴難備旣頒渥澤須示優矜昨大軍兵士自河東以至京畿沿路蹂踐之處宜委逐處長吏公同檢覆據頃畝特與蠲放今年秋稅一半

二年四月丁亥詔曰凡關布澤務在及民宜加軫憫之恩俾遂蘇舒之望天福元年以前諸道州府應係殘欠租稅並特除放諸道係徵諸色人欠負省司錢物宜令自僞清泰元年終已前所欠者據所通納到物業外並與除放或水旱爲災蟲螟作沴儻無軫恤何致阜豐朕昨行至鄭州滎陽縣界路旁見有蟲食及早損桑麥處委所司差人檢覆量與蠲免租稅河陽管內酒戶百姓應欠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已前不敷年額麴錢並放其諸處應經兵火者並

與指揮天下百姓有年八十已上者與免一子差徭
甲午勅自偽清泰元年終已前場園官所欠係省錢
物據盡底通納到物業外四月五日恩制並與除放
其人任逐穩便不計省司及外藩府永不得錄任
五月勅應畿京及魏府管內所徵今年夏苗稅物等
朕自臨御寰瀛躬親庶政靜惟師古動欲便民雖物
力方虛每牽經費而田疇微損亦欲矜蠲朕見畿京
內麥苗今春稍似旱損等覩魏府奏報境內亦有微
傷須聊示於優饒冀克諧於通濟比欲差官就檢又
恐生事擾人其畿京魏府管內所有旱損夏苗縣分
特於五分中減放一分苗子其餘四分仍許將諸色
斛斛依倉式例與折納所期渥澤以及衆多報告人
戶各令悉知

八月乙巳赦制魏府管界內今年夏稅近指揮祗徵
五分今以放駐兵師不無勞役宜並蠲放

三年八月癸未定州奏境內旱民多流散詔曰朕自
臨寰宇每念生民務切撫綏期於富庶屬干戈之未
戢慮徭役之或煩以彼中山偶經夏旱因茲疾苦遽
至流移達我聽聞深懷憫惻應定州所奏軍前夫役
逃戶夏稅並放已丑戶部奏河南同州絳州等處相

次上訴爲晉界災旱逃却人戶勅朕奄有四方尊爲萬乘所務誕敷教化普濟黎元蓋全師致討於妖狂而比戶未臻於富庶仍聞閩輔偏屬旱災致使鄉村多有逃竄達我聞聽深用憫傷宜加矜卹之恩俾遂歸還之計應三處逃移人戶下所欠累年殘稅并今年夏稅差科及麥苗子泐徵諸色錢物等並放其逃戶下秋苗據見檢到數不計是元額及出剩頃畝並放一半仰觀察使散行曉諭專切招携應歸業戶人仍指揮逐縣切加安撫勉施惠養副我憂勤

九月詔以魏府范延光出降其府城四面人戶三十

里內與放二年秋夏租稅三十里外委逐縣令佐專切點檢如實曾經砍伐桑柘毀折屋宇者分析申奏盡與蠲放租稅

十月戊戌勅勅侵官潤已爾其有誅督責暴徵我所不忍應係欠省司課利場官院等宜依近行宣命期限磨勘徵督內有送納所欠錢物得足者其餘限憊罪特放如有沒納本人及本人家業盡抵外尚欠錢物更無抵當者其所欠並與蠲放其逐人罪犯特從減等其去年降宣命月日後來欠負者不在此限昨以水旱爲沴什一未均冀便蒸黎因令檢覆未明公

法或彰隱漏之愆爰念小民宐示矜寬之典近因檢田有隱漏合當罪犯者竝放所有合罰令倍納租稅者特放並令却依實頃畝輸納貨泉所聚徵督必行况係省之逋懸宜應期之供辦但以兵戈之後帳籍空存已行蠲減之恩嘗憂未普再示優饒之命式表推恩天福元年應經火處州府諸色場院因茲失陷錢物等先曾指揮蠲一半者今並全放未曾經減放者今與蠲放一半天災或降地分所招携老幼以流離棄田園而蕪沒深懷惻憫宐示招安蒲同晉絳滑漢魏府鎮定州等人戶或經亢旱或屬兵戈逃移人

戶等應逐戶所欠今年已前諸雜稅物並特除放宐令縣州曉示招携如有復業者仍放一年秋夏稅二年諸雜差徭爰自攻圍每多徭役或因兵死尚有戶存言念傷痍屢宜優卹應差赴魏府城下人夫內有傷重身死者除已經支贈外特放戶下三年諸雜差徭又頃因借率猶有逋懸方務優饒豈宜徵督先率借雜京舍錢其所欠並放又諸道州府營田戶部院矜省莊等天福元年秋夏租課錢帛斛斗諸雜色物等除已納外應有逋懸欠並與蠲放

五年正月丁卯朔帝受朝於崇元殿降制曰朕自勉

副群心恭臨大寶承歷代荒屯之後屬前朝喪亂之餘每務綏和漸期富庶彝以東遷梁苑北定鄴都國力既虛軍資甚廣所可以供億爲念督責是專嘗思凋弊之民倍軫焦勞之意今我事漸簡農時欲興將導達於休和用頒宣於渥澤宜蠲宿負以惠黎元應天福元年終已前公私債欠一切除放

七年二月癸酉詔曰朕自臨天下每念民間御一衣思蠶績之勞對一食想耕耘之苦而况職官俸祿師旅資糧凡所贍供悉因黔庶得不救其疾苦憫彼災傷徵宿欠慮流離者不歸均殘租恐貧饑者漸困今

春膏雨繼降農作方興宜示渥恩俾蘇疲瘵天福二年至四年夏秋租稅一切除放

八月己亥車駕幸鄴壬寅制曰歲因災沴民用艱辛久係通懸宜示蠲免應欠天福五年終已前夏秋租稅并公徵諸物及營田租課並與除放應泐路有傍道稍損却田苗處其合納苗子及泐徵錢物等據畝數並與除放主掌曠敗錢物逋懸宜示矜容聊加蠲免應天福三年終已前諸色場院官欠負官中錢物人等累經徵理通勘實無錢物家業者並與除放其人免罪任從逐便不得再任使無黨無偏徇至公之

去秦主甚誠求利之心私下債負徵利已及一陪者並與除放如是主持者不在此限邊陲管界蕃部經由言念疲羸良深軫卹欣代蔚并鎮州管限內有經蕃部踐踏却苗稼者其合納苗子必徵錢物等據頃畝與除放其經燒蕪屋舍殺傷人命者據戶下合徵苗稅並與除放

少帝以天福七年七月卽位赦制蟲蝗作沴苗稼重傷特示矜蠲俾令蘇息應諸道州府經蝗蟲傷食苗稼者並據所損頃畝與蠲放賦稅

八月詔曰叛逆之臣必行於討伐凋傷之俗宜示於撫綏一昨逆賊安從進不戒滿盈輒謀違背占據城壘虐害人民元克已就於嚴誅比屋宜加於霑澤俾令蘇恩用示軫傷應在城人戶除已行賑貸外特放今年秋來年夏城內物業上租稅其城外下營寨處或有砍伐却桑柘及毀折却屋舍處特與除放今年來年二月合係租稅其管內諸縣人戶等被安從進數年誅剝多是貧寒應天福七年夏稅已前諸色殘欠及必徵錢物并公私債負等並與除放

九月又詔襄州城內人戶今年秋來年夏屋稅其城外下營處與放二年租稅應被安從進脅從者一切

不問

十一月宣所司廣晉州至雒京沿路應霧駕經過處州縣分蝗蟲食外秋稅已納外放一半

八年二月河中府奏逃戶七千七百五十九勅諸州應欠天福七年夏稅並與除放秋放一半其餘一半候到蠶麥納逃戶與放一半差徭却令歸業是歲天下饑河南穀價暴加人多饑殍故有此除放

十月遣殿直四人齎詔勅西道示諭除放是歲殘欠稅物

開運元年七月辛未詔魏博貝異滄景德等州經虜

騎剽攘者放今年秋稅其餘經過之地亦量與矜蠲
閏十二月詔以平青州楊光遠應王師攻討逆賊下寨之處所有田苗桑棗應遭蹂踐砍伐宜令官吏子細通檢除今年欠苗外來年夏稅並與權放一半其青州三十里內更免今年秋夏殘租應青州管內及鄆齊棣兗沂密等州諸道人戶自討伐以來科配頻併其今年夏麥殘欠并公徵錢物並與除放其城內屋稅特放一年應洞子頭及城下夫役有遭矢石致死者宜令逐處長吏子細勘會與放二年徭役
二年五月丙申朔詔曰自今年弊丹犯境以來有人

戶實經虜殺者其夏稅十分已令減放二分苗子并
沿徵錢物今更特減一分其正稅錢物亦與十分內
減放二分場院積弊官吏承寬致課額之逋懸勞朝
廷之徵督久淹刑獄深軫予懷爰示優容俾令除放
其安邑解縣兩池前榷鹽使王居敏王景遇界分見
禁般鹽欠折軍將兩界逋懸累年禁繫宜令三司各
詳逐人所欠如有家業錢物填納者可與盡底據數
納官餘欠並放如有欠負錢物內今無家業錢物填
納者所欠特放河中府雍同華陝虢等州管界內人
戶有欠王居敏王景遇般鹽腳價者並特放

三年九月宣開封府霖雨不止宜令放京城內外人
戶一月房錢

漢高祖以晉天福十二年五月自晉陽趨東京至趙
城洪洞百姓以駱從郎不順皆藏匿山谷所在灰燼
有遺堵焉及帝還京咸相絜來詣行輿叫萬歲者響
震川陸帝哀之咸與蠲其租調至開運四年二月卽
位於晉陽六月詔應天福十一年已前諸州府應係
殘欠租稅並特除放又曰東西兩京一百里內今年
夏稅及沿徵諸色並與蠲放其一百里外曾有契丹
蹂踐處其今年夏租大小麥苗子沿徵諸色各放一

半其京城內今年屋稅與減放一半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詔鄴城四面人戶三十里內所有天福十二年稅賦并泐徵一物已上並可特放
隱帝以其年二月辛巳卽位已巳詔應天福十二年終已前殘欠糧夏稅賦及和糴泐徵一物已上今並令特放所有開封府滑曹鄆宋毫鄆潁徐宿兗沂密孟鄭懷衛復濮等州并鄴城四面三十里內其二十處除已放去年殘稅外其今年麥苗子於舊額上特與放一半頃經戎虜所在經搔至於場院課城州府官係既有陷失宜示矜蠲應州府縣鍾遭契丹草寇

及軍都更變驚却兼有般送綱運已據本處路遭劫奪諸色錦帛一物已上兼天福十二年六月終已前諸州府鹽麴商稅鐵冶不敷課利及主持錢物糧草柴蒿敗闕欠折等一切特與除放諸道州府有去年六月終已前全放支却將士春冬衣賜及諸色請受自來累行徵納者並與檢驗除放天福十二年六月終已前諸處收刈到菱草積年損爛及欠少處並令除放

二年二月勅先以兵甲至多糧儲不給權於苗畝之上遂有紐配之煩雖年歲之豐登諒黎民之艱窘固

非獲已深用軫懷今則雨雪及時賜春布澤宜順發
生之令特覃優卹之恩異閭里之安居俾農桑之樂
業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所徵乾祐元年夏秋苗稅
及紐徵白米稈草據今年二月一日已前已納外見
係欠數並宜特放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即位制晉漢以來兵革屢動
賦役煩併黎庶瘡痍鰥寡孤嫠不能自濟為人父母
曾不憫傷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年二年已前夏
秋殘稅及沿徵物色并三年夏稅諸色殘欠並與除
放所有澶州已來大軍經過之時沿路人戶恐有蹂

踐其官路兩邊共二十里并乾祐三年殘欠秋稅並
放應河北緣邊州縣自去年九月後來曾經契丹蹂
踐處其人戶應欠乾祐三年終已前積年殘欠諸色
稅物並與除放

四月乙亥徐州言彭城縣訴收城時兵士踏踐麥苗
乞聊減稅從之
二年正月丙申晉州王彥超奏乞除放去年十一月
十二月商稅鹽務課利從之乙巳陝府折從阮言奉
勅除放賊軍蹂踐人戶賦租

五月平兖州詔曰賊據一城民殘四境或徹毀其墻

差或蹂躪其田疇既於徵取供軍點集役應並宜矜卹俾漸蘇舒應兗州城內所徵今年屋租及蠶食鹽錢諸色雜物稅並與除放城外官軍下寨處四面去州城五里內所徵今年夏秋苗子蠶食鹽錢並諸雜物並與除放五里外十里內除放今年夏苗子三分中減放一分諸州差到人夫內有遭矢石身死者宜令逐州縣分折姓名聞奏放戶下三年諸雜差遣

三年正月乙亥勅放都下浮客食鹽錢戊戌詔諸道州府先納人戶軍器物並放

五月滄州言營田務戶納去年空地苗稅不迫乞除放從之

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帝南郊禮畢詔曰諸州府廣順二年已前逋欠稅訟徵錢並放其二年終已前主持省錢及主倉庫敗闕者據納家業外無抵當者並釋放

三月詔曰兩京及諸道州府人戶所欠去年秋夏稅租其訟徵物色並與除放

四月世宗攻河東庚午於潞州詔曰當州諸縣及澤州數縣昨經賊軍傷踐處人戶所徵今年夏稅斛斛

錢帛三分與放一分內有村坊元不遭軍寇傷踐者不在蠲放之限

十月癸亥帝謂侍臣曰昨諸道戶民有詣闕訴水災者因遣使按之令睹奏報有此舊額出剩者今歲豐熟必可輸納或他時小有不稔便因編氓所檢出頃畝宜令三司補舊額外與減一半

二年十一月奉鳳州平詔應秦鳳階成等州管內顯德二年十一月已前城下功役百姓為矢石所害者本戶除二稅外放免三年差役令後除秋夏兩稅徵科外應為屬所立諸般科率名目及非理徭役一切

停罷

三年六月詔曰應諸州夫役自來有沒於矢石者其本戶並放免三年差徭

四年正月詔曰諸道州府應欠顯德三年終已前秋夏稅物並與除放諸處敗闕場院人員自來累行徵督尚有逋欠實無抵當者宜令三司具欠分析數目聞奏別後指揮

二月壽州降庚戌詔壽州管內去城五十里內與放今年及明年秋夏稅租

五年五月世宗以征淮廻降德音云用兵之際力役

是供當矜貸之在辰諒優給之宜被自去年十月後來
來沿淮人戶曾充夫役內有遭傷殺不迴者本家放
免本戶下三年諸雜差徭江南疲俗克復方新特示
蠲除俾令存濟楊泰通滁和濠泗楚光壽舒廬鄆黃
等州澧水濮陽汶川等縣自去年終已前所欠秋夏
殘稅及諸色徵科配歛博徵物色等並與除放
六年二月丁亥開封府上言舊額下稅苗一十萬二
千餘頃今檢到羨苗四萬二千餘頃奉勅放三萬八
千頃是時諸州檢苗使率以所檢到羨苗上奏帝皆
命減放其分數大約如是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山澤

昔禹別九州貢金三品成周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
者蓋與民同財但賦稅之而已至漢武幹山海之貨
隆鹽鐵之利制官府作為刑辟繇是言事者析毫犯

法者連袂矣其後因時立法或暫罷而尋復出令生
姦益繁文而密網訟革之制於茲可見貪涼之弊莫
之能救矧又茗薜科禁源於唐室詔條既舉權課彌
廣稽夫元始之論策書攸紀方此之時英俊咸集仁
智勇辯各明其趣及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
之略鉅儒宿學不能自解良史以博物通達目之然
而權萬物之輕重以佐公家之用度以代有司之徵
歛斯亦安邊境制四夷國之大業不可廢也若乃防
禁彌峻蝼蟻盡取姦臣恣其聚歛細民困於浸漁此
固在上之所慎焉

管仲為齊相謂桓公曰海王之國

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者

上于謹正鹽筴

正稅也音征

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

家百人食鹽每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

少半猶大男薄也

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吾子猶言小男小女也

此其大歷也

歷數也

鹽百升而釜

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

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

合鹽之重

十九銖二累為釜當米六十四升者是已

升加分疆釜五十也

分疆半疆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十升加半合為疆而取

之則一釜之鹽得

五十合而為之疆

升加一疆釜一百也升加二疆釜

十鍾二萬

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十鍾二萬

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

邦計部

卷之四

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禺筭之商日二百萬讀

為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小女食鹽之口數而立筭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也

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

之國夫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

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月人三十

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

千萬人為錢三萬矣以此籍之數比今吾非籍之諸

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

男五十以上為老女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當三千萬者蓋鹽官之利

年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利當一國三萬人焉故能有二

國之籍者八千萬人耳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

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筭則百倍歸於上人無

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日一女必有一鍼一刀

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大鈹謂之

鈹行服連輦各所以載作輶輦者輶音羊昭切輦音居玉切大車駕馬

也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

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

重每十分加一分以為強而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

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強而取之五六為三十則一女之籍得

也五刀五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

七分以為強而取之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則一農之籍得三和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

山海不王乎管仲對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山海

之國雖無海假名有海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為售耳

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尚十錢者吾又加五

錢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於鹽則令吾國鹽官出而糶之釜一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

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此五錢之類也

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

也沛水出流入海之處可煮請君伐菹薪使國人煮

水為鹽煮海正音征而積之十月始生至於正月成三

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塋

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庸而煮

鹽北海之眾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

斯為權術若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

盡饋食之國本國自無鹽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

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一云萬一千余斤

韓厥為晉大夫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

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沃饒而近鹽鹽鹽也荷氏縣鹽池

是國利君樂不可失厥曰不可不如新田今平陽降邑縣是

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近

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實則民不務本公說從之

漢高祖封兄仲之子濞為吳王會孝惠高帝時天下

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

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

賦國用饒足鑄錢煮海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

武帝時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東郭姓咸陽名奏上

其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

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牢價直也

今世言僱手牢又曰牢稟食也古者名稟為牢盆鬻鹽盆也浮食奇民欲擅幹山

海之貨幹謂主領也以致富羨役利細民羨饒也其沮事之

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鈇足沒入

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其出納

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舉皆也普天下皆行之也作官府主鬻鑄其出納

之處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益多賈人矣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舉賢良文學民

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酤酒昭帝却末務

本不與天下爭利故罷之也治粟都尉領大農桑弘羊難難諸議者之言

以為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

廢也迺與丞相田千秋共奏罷榷酤

宣帝地節四年九月詔曰今郡國頗被水災已賑貸

鹽民之食而價咸貴眾庶重困其減天下鹽價

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一云宣元成哀年五世無所變改

王莽時羲和曾正言各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

貸幹在縣官

幹謂主領也

於是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

數人皆用富貴雒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

姓

名偉簿計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

簿也

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

鹽食肴之將

將大也一說為食肴之將帥

酒百樂之長嘉會之好

鐵田農之本各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

取平中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倘民用也此六

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

家謂家家自作也

必仰於市雖貴

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

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辜至死姦吏猾

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

後漢光武建武初彭寵為漁陽太守有舊鐵鹽官寵

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疆

衛颯建武中為桂陽太守郡內來陽縣山鐵鑄石佗

郡民庶嘗因依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

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

章帝時鄭眾為大司農帝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為不

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時尚書張林曰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為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

和帝以章和二年二月即位四月戊寅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

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忌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

縣官為天子

其中敕刺史二千

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水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鹽鐵官

其郡縣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

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官

魏太祖為漢大將軍建安初治書侍御史衛覲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

十萬餘家聞本土亦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甲遂疆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白亂來放散今宜如舊制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較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領較尉治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齊王嘉平四年關中饑司馬宣王表與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

蜀先主定益州置鹽府較尉鹽鐵之利利之甚多有禪國用

晉武帝泰始末交州牧陶璜上言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易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去來人以饑困又所調徭多恨每不克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元帝建武元年初弛山澤之禁

南燕慕容德立治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嘗澤以廣軍國之用

陳文帝天嘉二年十二月甲申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傳及權酷之科詔並施行

後魏獻文皇興四年十一月詔弛山澤之禁

孝文太和六年八月罷山澤之禁

十九年崔挺爲光州刺史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

二十年十二月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

宣武景明四年七月詔還收鹽池利以入公

正始三年四月詔罷鹽池禁先是河東郡有鹽池嘗立官司以收稅旣而罷之民有富强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鹽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宣武政存寬簡復罷其禁

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鎮州上言曰劉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二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嘗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嘗於溪水沙金年終總輸

後臨淮田

或爲州刺史奏罷之

冊時元龜

邦計部

卷之四百九十三

孝明神龜元年閏七月開嘗州銀山之禁與民共之
是時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
資育群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羸利
但利起天地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恡守卑
賤遠來貿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強弱相
兼務令得所且什一之稅自古及今所濟爲廣自爾
霑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乃至鼓吹主簿
王俊興等辭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
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其後通直散
騎嘗侍兼中尉甄琛表曰王者道同天壤地齊造化

濟民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祈祀軋災所
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
恡如或所取唯爲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澤藪有能
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
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
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
鄣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爾且一家之長惠及
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
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恡富有萬品而一
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都護其利猶

是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思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育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弊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玄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華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闕匣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甫以棄寶得民碩鼠以愛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

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以不施而爲災况府外之利而可恡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懽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施此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水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錄尚書事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當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廻未謂爲可竊惟古之善爲治者莫若

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險不致弊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爲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物不相由矣自大道旣徃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重旣交思極之術廣嘗恐財不闕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迴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藉造化之富賑造化之貧徹商賈給戒戰賦四民贍軍國取乎用乎各有宜也久以禁此

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歛此匹帛豈爲後宮之資旣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怯且稅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布濟生民非爲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末之或改故先朝商較小大以情降鑿之流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隨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興議其間今則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弈碁參論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利制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民益化唯理所

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尙書嚴爲禁豪強之制也

孝昌三年擁州刺史蕭寶寅反以尙書右僕射長孫稚爲行臺討之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河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稚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鹽稅稚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圻惟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庫整竭然莫定二州且亡且亂嘗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畧論鹽稅一年之中准絹帛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也便是移莫

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用同失前臣仰違嚴旨而先討闖賊徑解河東者非是聞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制非爲物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况今王公素飡百官尸祿租稅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旅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嘗收稅更聽後勅

前廢帝初卽位詔稅鹽之官可廢之

東魏孝靜天平初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竈

以煮鹽滄州置竈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鄆鄆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

後周太祖初爲魏相創制六官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形鹽每地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隋高祖開皇元年三月戊子弛山澤之禁

三年高祖以周末之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

用於是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

唐玄宗開元元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師度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池公私大收其利是月左拾遺劉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爲政廩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

農餘之輩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取山海厚利奪農餘之人調歛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降伏堯湯水災無足虞也奉天適變唯陛下行之帝令宰臣議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簡較海內鹽鐵之課比令使人勾當除此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

知如聞稱有侵刻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簡較依令式收稅如有落帳欺沒仍委按察糾覺奏聞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自餘處更不須巡檢

二十五年判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取一萬石仍差官人簡較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克若破壞過多量力不齊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准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橫野軍

鹽屯配丁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
 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四等成州長道縣鹽井
 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
 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七百九貫陵州井一所課都當
 錢二千六十一貫綿
 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四貫資州井六十八所
 當都錢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千八百八
 十貫榮州井十二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七百二十
 貫遂州四百十二貫閬州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
 果州二十六貫若閏月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銀兼
 納其銀兩別嘗以二百價為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
 即均徵竈戶

肅宗乾元元年司金郎中第五琦為河南等五道度

支使創立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權其鹽官置鹽院官
 吏出糶其舊業戶并浮人願為業者免其雜徭隸鹽
 鐵使盜煮私市罪有差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入
 不益稅而上用以饒

代宗大曆八年六月癸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上
 言安邑縣鹽池生乳鹽其狀鮮麗七月乙亥解縣安
 邑兩池生乳鹽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上言曰臣頃
 進漫生鹽故老相傳已稱霸瑞今乳鹽新出特表非
 嘗伏請薦於清廟編之史冊從之仍頒賜宰相以下
 有差時鹽池為潦水所
 入混詐奏為瑞初權鹽起於第五琦及劉晏

代其任法術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歲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三百萬貫而鹽利過半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五月卽位七月庚午詔曰朕聞王者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劍順帝封還大珠朕仰止前王思齊大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爲寶惟德其物豈尙此難得之貨生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開採官不得占

建中三年五月詔權鹽一每斗更加百文

興元元年十月丁巳諸道權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裁減估價兼條疏利害奏聞

貞元二年四月陝虢觀察使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治近出瑟瑟請克貢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於近甸實爲靈貺朕不飾器玩不尙珍竒嘗思返樸之風用明恭儉之節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

九年正月癸卯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秋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備伏請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

每十稅一價錢克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外收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曰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奏自是每歲得錢四十萬買茶之有稅自此始也然稅茶無虛歲遭水旱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十四年李若初爲諸道鹽鐵轉運使整理鹽法頗有次敘會遇疾卒

十六年二月權鹽使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食末鹽請切禁斷從之

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乙巳卽位九月癸酉度支使

奏江淮鹽每斗減錢乙百二十權二百五十其河中兩池鹽請斗減錢二十六權三百

十一月度支奏久雨車輦不通京師鹽貴請糶出貯庫鹽二萬石

元和元年五月鹽鐵使奏請每州所貯鹽若遇價貴斗至二百二十減十文出糶以便貧人公私不缺其鹽倉每州各以留州錢造一十二間委知院官及州縣官一人同知所糶錢送院市輕貨送上都從之

二年七月復以度支安邑解縣兩池留後爲權鹽使先是兩池鹽務隸度支其職視諸道巡院貞元十六

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務遂奏置使額二十一年
鹽鐵度支合爲一使以杜佑兼領佑遂奏院屬度支
亦有使名則鹽務不合有使號遂與東渭橋給納使
同奏罷之至是判度支裴均以其事益繁遂奏置使
焉

十月乙亥重申採銀之禁應輒採一兩已上者笞二
十遞出本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罰

四年二月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選奏江淮河南河內
兗鄆嶺南諸監院元和三年雜鹽都收價錢七百二
十七萬八千一百六十貫比量未改法已前舊鹽利

總約時價四倍加擡計成虛錢一千七百八十一萬
五千八百七貫貞元二年收糶鹽虛錢六百五十九
萬六千貫永貞元年收糶鹽虛錢七百五十三萬一
百貫元和元年收糶鹽虛錢一千一百二十八萬貫
二年收糶鹽虛錢一千三百五萬七千三百貫三年
收糶鹽虛錢一千七百八十一萬五千一百貫謹具
累年糶鹽比類錢數具所收錢除准舊例克鹽本外
伏請付度支收管從之

六月勅五領已北所有銀坑依前任百姓開採禁錢
不出領南

五年四月甲午諸道鹽鐵使奏元和元年鹽利錢虛
佑一千八百五萬三千六百貫

五月度支奏鄜坊邠寧涇源諸軍將士等請同當處
百姓例食烏白兩池鹽從之

六年四月鹽鐵轉運使刑部侍郎王播奏江淮河南
岐內嶺南充鄆等鹽院元和十五年糴鹽都收價錢
六百九十八萬五千五百貫比量未改法已前舊鹽
利總約時價四倍加擡計成虛錢一千七百四十六
萬三千七百貫除克鹽本外請付度支收管從之

閏十二月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奏河中兩池課鹽

勅文只許於京圻鳳翔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
二十五州界內糴貨比來因循兼越入興元府及洋
興鳳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責得山南西道觀察使
報其果閬兩川鹽本土戶人及邑南諸郡市人又供
當軍士馬尚有懸欠若兼數州自然闕絕又得興元
諸府耆老狀申訴臣今商量河中鹽請放入六州界
糴貨從之

七年四月鹽鐵轉運使刑部侍郎王播奏元和六年
糴鹽除峽內鹽井外計收鹽價錢六百八十五萬九
千二百貫比量示改法已前舊鹽利總約時價四倍

加擡計成虛錢一千七百一十二萬七千一百貫改法實估也

八年四月鹽鐵使刑部侍郎王播奏應管江淮兗鄆等鹽院元和七年計收鹽錢六百七十八萬四千四百貫比未改法已前舊鹽利總約時價四倍加擡計成虛錢一千二百一十七萬九十貫其二百一十八萬六千三百貫克糶鹽本其一千四百九十九萬二千六百貫克權利請以利付度支收管從之
十年七月度支使皇甫鎛奏加峽內四監劍南東西兩川山東西道鹽估以利供軍從之

十一年討吳元濟二月詔壽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內
茶園

十二年五月出內庫茶三十萬斤付度支進其直
十三年三月鹽鐵使程异奏應諸道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伏准今年正月一日赦文其諸道州府因用兵以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斷者伏以權稅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爲重斂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嘗制伏請准赦文勒停從之

十四年三月鄆州青州兗州各置權鹽院

八月歸光州茶園於百姓從刺史房克讓之請也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二月詔權稅之法雖合同遵瘡痍之餘姑欲寬假其河北稅鹽宜委度支與權鹽使審細商量具條疏聞奏

長慶元年正月制度支鹽鐵使戶部應納稅茶兼糶鹽中須納見錢者亦與時估匹段及斛斗如情愿納見錢亦任穩便仍永爲嘗式

三月勅烏池

在鹽州

每年糶鹽收博權米以一十五萬

石爲定額又詔河朔初平人希德澤且務寬大使之

獲安其河北權鹽法宜權停仍令度支與鎮興魏博等道節度審酌商量如能約計課利錢數分付權鹽院亦任穩便自天保兵興已來河北鹽法羈縻而已暨憲宗用皇甫鑄奏置稅鹽使同江淮兩地權利人苦擾禁戎鎮亦類上訴故有是命

是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白池兩處納權塲請依舊爲院又奏請諸道監院糶鹽付商人每斗加五十文通舊三百文價請諸處煎鹽塲停置小鋪糶鹽每斗加三十文通舊一百九十文價又奏應管煎鹽戶鹽商並諸鹽院停塲官吏所繇等前後勅制除兩稅不

許差役追擾今請更有違越縣令奏聞貶黜刺史罰一季俸科再犯者奏聽進止並從之

五月鹽鐵使王播奏應諸道權茶約舊額一百文加稅五十文詔從之拾遺李珣等上疏曰伏以權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無虞所宜蠲省况稅茶之事尤出近代貞元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鏡靜八方砥平厚歛於人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而又茶爲食物無異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旣蠲渴乏難舍斯須至於田閭嗜好尤切今收稅旣重時估必增流弊於人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饒出無定數量斤論稅

所貴集多若價高則市者稀價賤則市者廣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阜財徒聞斂怨其不可三也臣不敢遠徵故事直以目前所見陳之伏惟陛下暫留聰明稍垂念慮特追成命更賜商量則嗷嗷萬姓皆荷福利臣又竊見陛下愛人育物動感神明卽位之初已懲聚斂外官抽貫旋有詔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者權茶加稅頗失人情臣忝職諫司豈敢緘默塵黷旒扆戰越伏深疏奏不報

十二月鹽鐵使奏請應江淮糶鹽加價有差以助軍用至軍罷日停從之

二年三月張平叔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度支所管權鹽舊法爲弊年深臣今請官中自糶鹽法可以富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其利害十八件詔下其奏令公卿議中書舍人韋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制不周經慮未盡以爲利者反害以爲簡者至煩乃卽其條目隨以設難平叔一條云應簡得公私鹽當日具都數申度支便任府縣差人勾當出糶多少逐月申報糶價之內所得見錢去上都一千里者任市當土布絹處厚駁曰竊以禹貢甸服五百里近者納草遠者納米是量遠近而制輕重也今言千里外市絹則

是千里內須送見錢興元洋州並是八百里內駱谷道路險阻非嘗若送見錢實爲不可又一件云州縣所要糶鹽人委所在長吏於當州當縣倉督錄事佐吏以下本所繇中揀選不得差配百姓如有鄉村去州縣路遠處卽州縣揀定所繇將鹽就鄉村糶易處厚駁曰臣曾任刺史所繇入鄉村是爲政之大弊一吏到門百家納貨今陛下以清淨簡易休息蒼生宜去其冗負除其蝨賊今山劍州縣境土至濶其令若行煩擾至甚又一條云臣今欲猷鹽法歸於簡易但委州縣則無不濟伏緣所務至重須以廟堂宰臣

克屬肉河東山劍等道鹽鐵使處厚駁曰臣竊以度
支使四方稟奉不殊宰相權柄已重不假台司台司
者三公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三十年來竇
叅程昇皇甫鑄並以錢穀居台鉉非惟國體不可抑
亦名利難兼所以叅輩不受國誅必有天禍又一條
云據每道每州糶鹽不少今所在戶口都不申明實
數臣請令長吏有不親公事信任所繇浮詞云當界
無入糶鹽交恐不濟臣卽請差清彊巡官往所訴州
簡責實戶口數圍保處厚駁曰臣曾爲外州刺史備
詰此事自兵興以來重二十載百姓粗能支濟免至

流離者實賴所存浮戶相倚兩稅得克縱遇水旱蟲
霜亦得相全相補若搜索悉盡立至流亡宇文融當
開元全盛之時搜丁出戶猶以殘人斂怨瘁國害身
此策若行則甚於彼臣前月二十四日思政殿面奉
德音深卹疲人且不配戶聖慮周悉繇見事情臣等
退而抃躍以爲昇平坐致若據此節卽與配戶無殊
平叔所陳未副聖德又一條云諸州府縣簡責得鹽便
於當處官倉收貯其京城兩縣簡責得鹽於度支兩
嘗平院貯當日各據數勒雷依所定估出糶從救下
後諸巡院便計料般鹽分付府縣供糶嘗令所貯有

剩不得令闕如有違闕知院官聞奏貶遠惡處官典
所繇節級重科決停解如府縣不存公心課利減耗
及所送官鹽價匹段濫弱并送納不時妄有申訴其
京兆亦令司錄及觀察使停見任改散慢官其專判
鹽案及刺史請貶與上佐本州專判案官錄事參軍
縣令亦請遠貶處厚駁曰臣竊以古人云人愛其狐
裘反而負芻皮既不存毛將安傳皮喻百姓毛喻國
家百姓不存國家不立今兩稅編戶是國根本擇忠
信之長命慈惠之師推赤子之仁布愷悌之化猶懼
不及而有傷痍今爲鹽鐵不登便須貶黜雖龔黃召

杜之政卓魯蒲密之能無所施於聖代矣其末條云
以設法之初沮議者衆聖斷先定則成績可期今出
之後輦轂之下尤要隄防恐爾兩軍市人鹽商大賈
或行財貨邀截喧訴臨時必有此色姦人伏乞聖慈
委兩軍中尉兼京令尹切加把捉如有此色捉獲頭
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各加脊杖二十處厚駁曰
臣竊以古人云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易器改更
之事自古所難故云謀不欲多決之欲獨臣於平叔
無親故無讎嫌所陳者非挾情所議者歸利害唯聖
上獨斷推於至公然疆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

之所必犯法必不行臣嘗爲開州刺史當時被鹽監吏人橫攬官政亦欲鹽歸州縣總領其權嘗試研求事有不可蓋以設法施行須順風俗或東州便則西州害或南州易則北州難且據山南一道明之興元巡管不用見錢山谷貧人隨土交易布帛旣少食物隨時市鹽者或一斤麻或一兩絲或蠟或漆或魚或鷄璪細叢雜者皆因所便今逼之使出布帛則俗且不堪其弊官中貨之以易絹勞而無功伏惟聖明裁擇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駁奏帝稱善令示平叔詞屈其法遂罷

五月詔曰兵革初寧方資權筦閭閻重困可議蠲除如聞淄青鄆三道往年糶鹽價錢近收七十萬貫供給資費優贍有餘自鹽鐵使管事已來軍府頓絕其利遂使經行陣者有停糧之怨服隴畝者興加稅之嗟犯鹽禁者困鞭撻之刑理生業者乏蠶將之具雖縣官受利而郡府益空俾人獲安寧我節用共鹽鐵先於淄青兗鄆等道管內置小鋪糶鹽巡院納權起今年五月一日已後一切並停仍各委本道納較比年節度使自收管克軍府逐急用度及均減管內貧下百姓兩稅錢數至年終各具糶鹽數所得錢并均

減兩稅聞奏是時王承元爲平盧軍節度均輸鹽法
未嘗行於兩河承元悉歸之有司

